

九世纪唐罗海上贸易交流

祝 捷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唐、罗的民间贸易发展,新罗商船往返于唐罗之间,经营着海上贸易、船只租赁等业务,当时的贸易船队不仅运输货物,而且运载往来人员,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键词:海上贸易;朝贡贸易;民间贸易

一、唐罗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

唐朝作为中国最开放的朝代,最强盛的封建国家,对于同时代的相邻政权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和吸纳力。良好的官方关系带动了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而这些人员和物品的交流,自然推动了民间关系的迅猛发展。

一方面,由于唐朝统治者对于同外国通往来非常感兴趣,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往、迎接万国来朝。另一方面,还由于唐朝对于外国人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性政策和保护措施;如外国移民不仅会得到妥善安置,同时还被免去十年赋税,其内部纠纷会依据其本国风俗习惯处置。

唐朝保护外商来华进行贸易活动,要求对外商船“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①。《唐律疏议》则明确规定,对于无故留难外商的官员,处以鞭刑四十至一百的惩罚。外商如在唐死亡,唐政府对其遗产也作了保护性的规定,开始是规定外商死后三个月而无家人到官府认领财产的,官府没收其财资。后来考虑到海上往来费时日,三个月的期限对外商的家人来说太短,遂延长到一年。这种规定给来华外国人提供了一个开放、宽松的大环境,因而极大地吸引了包括新罗商人在内的各国商人积极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民间的贸易往来自然随之蓬勃地展开。

二、唐朝与新罗的海上贸易交流

唐朝与新罗的贸易交流是通过海上交通实现的。主要有三条航线,最早形成的是北方航线,从朝鲜半岛的西海中部出发,沿海岸向北到鸭绿江口,再往西航行,经渤海湾到山东半岛。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又开辟了山东半岛穿越黄海

到达朝鲜半岛的黄海航线。南方航线是长江流域沿海港口,即从明州(今宁波)、扬州、杭州到泉州、广州等珠江流域港口,经过东海、黄海黑山岛到达韩国西海岸的岛屿,即光州、罗州、全州、珍州等地的航线。

(一) 唐朝与新罗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唐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外国政权的进贡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回赐,实现中外双方之间土特产品的交换。新罗商人和新罗使在促进新罗与唐朝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对《册府元龟》、《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621年新罗真平王派遣使节首次朝贡唐高祖到906年的286年中,新罗国以各种名目遣使入唐,有179次,唐朝向新罗派遣使团也有35次。每年,唐朝政府都要从国库中拨出一万三千斛粮食作为招待外国使节之用,并给他们“报增、册吊、程粮、传驿之费”^②。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记载唐罗两国通达

作者简介:祝 捷(1970-),女,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朝日关系。

朝贡使进行经济交流的规模相当庞大。举例如下：

开元十一年（723）四月（圣德王）遣使入唐，献果下马一匹、牛黄、人参、朝霞绸、鱼牙绸、缕鵞铃、海豹皮、金、银等。……玄宗降书曰：“卿每承正朔，朝贡阙庭……物既精丽，深表卿心。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诚献。”

开元十八年（730）二月（圣德王）遣王族（金）志满朝唐，献小马五匹、狗一头、金二千两、头发八十两、海豹皮十张。……冬十月，（又）遣使朝唐，贡献方物。玄宗赐物有差。

在史书的记载上，新罗“所输特产，为诸蕃之最”¹³，罗方贡品主要为唐朝所缺的土特产品和工艺品。可见唐罗官方贸易数量之大，且造型奇特，工艺制作水平极为精湛。

（二）唐朝与新罗的民间贸易

九世纪，新罗对外海上民间贸易开始蓬勃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为新罗统一三国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又加强了新罗人对各种物品的需求欲望，使得过去仅以“朝贡”形式换取的物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新罗人的需求了，尤其对那些富裕阶层更为如此。二为新罗末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内讧，造成中央集权的急剧削弱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为扩充各自的势力，各地方割据势力纷纷进行海外贸易，使得私人海外活动也有了充分自由的可能性。民间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新罗人与唐朝的接触更加广泛，更加频繁，也促使一些新罗人在唐朝长期居住或定居，许多非商人也大都借助商船来到唐土。从新罗的西海岸到中国的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淮南的淮口镇，及泗州涟水县城与楚州山阳县县城、京都长安、河北道和河南道，已成为新罗人聚居的地区。

1.赤山法华院与唐罗民间贸易

日本的遣唐请益僧圆仁对赤山法华院有较具体描述，圆仁是日本比睿山延历寺的第三代座主，也是日本天台宗的集大成者，平安朝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僧人。圆仁于公元838年到847年的近9年半时间里，足迹近半个中国，行程所经唐朝当时州府治所凡20所，县的治所35处。圆仁回国后便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此书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称古代东方三大游记。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记载：

“开成四年六月七日未申之际，到赤山东边泊

船，干风大切。其赤山纯是岩石，高秀处，即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山里有寺，名赤山法华院，本张宝高初所建也。长有庄田，以充粥饭。其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冬夏讲说，冬诵法华经，夏讲八卷金光明经，长年讲之。南北有岩岑，水通院庭，从西而东流。东方望海远开，南西北方连峰作壁，但坤隅斜下耳。当今新罗通事、押衙张咏及林大使、王训等专勾当。”

赤山浦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使它成为唐朝与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是新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口岸。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6月28日，圆仁在赤山法华院中，就遇到了唐朝派遣到新罗慰问新王登基的使团，青州兵马使吴子陈的三十余人。法华院不仅为身在异国他乡的新罗人提供了一处寄托乡情和精神交流的场所，而且成为新罗人在唐贸易交流的场所。

2.江南地区与唐罗民间贸易

扬州当时作为唐朝对外贸易的国际港口，是众多外国人活动的聚集地，同时也是长江下游政治、经济的中心。据《旧唐书》记载：“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另据《舆地记胜》记载：唐代“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仅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货物已犹如山积，扬州成为了国际国内财货的集散地，对外贸易的一大商埠。唐代的扬州出现了“隔海城通舶，连河市响楼”的盛况¹⁴。

扬州不仅是全国最富饶的、世界所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还是海盐、丝绸制品、工艺品、木炭、药材以及茶叶等的集中地，新罗的遣唐使也多次经由淮南大运河，北上唐朝首都长安，或南下淮南首府扬州，而后沿淮南近海航线回归新罗。

新罗遣唐使来唐朝，不仅带来众多随员，而且还带来大批贡品和货物，据日本学者桑原氏所著《唐宋贸易港研究》之四“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中说：“由朝鲜至胶州之航程，比之至中国南方虽近，但以至开封之陆路不便，（因）彼携带辎重行货颇多这使节与商贾，俱以航渡至中国南部，利用运河（由淮南道的扬州或楚州）而往开封（即汴梁），反觉方便，使节和商人自宜选择与国都交通便利之位置的港口也，与唐朝国都之长安交通便利者，当首推扬州。皇帝因欲购买宫廷御用货物，乃派遣信任之宦官为宫廷使而往扬州，对所需货物，往往以高于民间二倍之价格购买货物。”因此，邻近中国的新罗使团和商贾，也

不例外地以淮南道的港口及其扬州，为其首选的集散地和市场。新罗商贾在扬州销售的大宗商品，有丝绸制品、工艺制品、木炭、药材等，其中以木炭销售量最大，新罗是木炭生产大国，也是销售大国，在朝鲜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中有“西历880年（唐朝广明元年），新罗首都庆州的人口已达十七万户，当时首都做饭不用烧柴而用木炭”的说法。可见，新罗木炭的生产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还可大量销往国外市场，木炭是新罗海外交通与海上贸易重要的商品，无论是在运输业，或是在销售业中，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淮南道的首府扬州，还是唐朝最大的药材市场，不仅有本国出产的药材，而且还有来源于世界各国的药材。扬州的药材市场，也是新罗药材的集散地和供销市场。新罗盛产人参、牛黄、天麻、茯苓等药材，因其自古即为贵重药物，不仅是新罗朝贡之物品，也是新罗商人牟利之物品。在《三国史记》新罗本记景文王九年（869年）的记载：“秋七月，遣王子苏判金胤等入唐谢恩…牛黄十五两，人参一百斤。”在新罗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内，也曾多次提到新罗人参运到扬州的实例，这把朝鲜人参的贸易史，向前推进了二百年。

扬州也是唐朝最大的陶瓷市场，不仅有国内的陶瓷销售，如产自湖南的铜官窑三彩瓷、河南的巩县窑三彩陶（俗称唐三彩）和定县窑白瓷、浙江的越窑青瓷和江苏宜兴窑青瓷等精美陶瓷，同时还有来自国外的陶瓷销售，如产自波斯的绿陶、大食的玻璃制品和新罗的青瓷器皿，这些都是在扬州历次唐代文化遗址中的考古发现，它的价值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新罗青瓷通过海上航线外销到达了唐朝，经考证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青瓷的出土不仅把韩国的青瓷烧造史，向前推进了二百年，而且还与新罗的海上贸易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新罗是与唐来往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圆仁一行到扬州十余日后，唐朝官吏始出来迎接。当时，唐朝官员误把圆仁一行当作新罗使节，可见由于新罗使节往来频繁，因而疲于即刻迎接。通过圆仁的记录，有很多新罗人在扬州经商和居住。圆仁在扬州滞留期间，见到了新罗商人王请，王请是一位国际贸易商，为了和唐朝的商人张觉济做贸易，他于819年渡海去唐朝时遭遇了狂风，被迫滞留在日本的出州，后来，他经由长门回到唐朝，定居在扬州，此事圆仁在《入唐求法

巡礼行记》中有详细的记载^④。会昌6年（846年）日本僧人性海写给圆仁的书信也是通过这位居住在扬州的新罗商人王请转达的。另外，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就记载了在正元末期（804年），新罗商人在扬州以高价购买数十幅名画的事情。

楚州（今江苏省淮安）位于淮河的下游，承担着连接大运河和淮水的漕运交通，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从楚州向南，经过扬州、长江和运河，可以到达苏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贸易港口；向北经过海州（今连云港），可以直达山东半岛；向西沿涡河、汴河逆流而上，可以进入中原地区。

圆仁在楚州也遇见了许多新罗人，而且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记载，在会昌五年七月，圆仁由楚州从陆路前往登州时，楚州新罗坊的“刘译语有书状付送登州已来路次乡人所嘱安存与作主人等事。”新罗译语刘慎言为了减少圆仁旅途的困难，特此写信捎给沿途“乡人”，希望他们能够接待圆仁。这表明，自登州至楚州之间的乡村，居住着一些新罗人。因此，在新罗人聚居的地区，形成了一些新罗人的居民点，各地分别存在着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

新罗坊主要是当时新罗商人居住的地方，新罗村的新罗人主要从事农业，但也有从事商业的人。新罗院被认为是为接待从新罗来唐的僧侣而设置的院馆。关于新罗馆的设置，多数学者认为是专门接待新罗使节的宾馆和驿站。而勾当新罗所则是管理新罗事务的地方机构。当时新罗人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农民、僧侣、造船业、船员、海运业者、制盐业者、木炭生产者，更有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⑤。

由于新罗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发达，因此当时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和僧人很多是乘坐新罗的商船往来与中、日之间。根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日本承和遣唐使准备回国时，在楚州通过新罗译语金正男雇佣了9艘新罗的船只和新罗谙海路者六十馀人。会昌七年（847年）圆仁“得到楚州新罗坊，惣管刘慎言专使迎接，仍嘱刘大使谋请从此发送归国”。圆仁“乘楚州新罗坊王可昌船”前往登州。从以上圆仁的记载中，可知在楚州也有新罗坊，主要聚集在淮河、大运河周边地区居住，当时的楚州生活着许多从事远洋航运的新罗人。

海州（今江苏东海）境内同样也有新罗人居住。圆仁一行抵达海州宿城村，遇到了十几位将木炭由密州（山东省诸城县）运往楚州的新罗商人。日本遣唐使在海州沿岸准备渡海回国时，有位新罗水手曾建议“自此北行一日，于密州管东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风，更到彼山修理船，即从彼山渡海”^①。受日本朝贡使雇佣的新罗船员选择到大珠山修船，可知那里才有能够进行船只维修的新罗技师和需要使用的木材，而且大珠山很可能早就成为新罗船员的一个中转港。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的大朱山也盛产木炭，销往楚州、扬州等地，由于木炭易燃烧，无煤烟，因此成为达官贵人家的煮茶、烧饭的主要燃料，冬季严寒之时还可以用来取暖，所以直到今天，淮南和淮北中央的淮阳（今江苏省淮阳）依然是木炭的集散地。

如果说楚州的涟水是淮河、运河一带新罗人的中心地带的话，那么登州文登县清宁乡的赤山村就是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新罗人的中心地。在整个东海岸地带中要数山东半岛的登州地区新罗人居住得最多。在山东半岛的南岸地带形成了许多新罗人村庄。如登州牟平县当阳乡的陶村、邵村、长淮浦、乳山浦等较为典型。其中乳山浦似为最大的新罗人村庄。圆仁一行到达乳山浦后，泊船停住。新罗人分批前来探望，一次竟有30多人出来迎接，新罗人可谓多矣^②。旋即，圆仁在几天后“又闻大唐天子为新罗王子赐王位，差使拟遣新罗，排比其船，兼赐禄了”^③。由此可见，往来于唐、罗两国的新罗人是相当频繁，信息传递、反馈也极其迅速。文登不仅连接着唐朝大陆与沿海交通路线，而且还是新罗、唐朝之间进行贸易的中心地带，尤其是赤山浦，它是连接新罗、唐朝最安全、最重要的航线终点站，它也是进入中原的始发地。

唐朝制作精美的金银器、瓷器、丝织品、衣饰以及茶叶等深为新罗人喜爱。唐朝江南一带经济发展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则奠定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根基。唐代的越州青瓷是闻名世界的，越窑瓷土加工很细，瓷胎细密，中唐以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生产了多种多样的生活实用器具，如碗、盘、钵、匙、碟、枕等物品，是大宗出口的产品之一。而丝织业的快速发展，使当时丝织品的花式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如杭州产的缂丝、白编绫、丝绸、织绵、绞绫、柿蒂绫等多达数十种。

中国在汉代开始流行饮茶，至唐朝时以茶叶为饮料的风俗已经形成，茶叶的种植按行政区划，有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河南、安徽十四个省区，因此，中国人民便把种茶的经验传给了世界各国，而首先是传给了友好的邻国——新罗，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828年新罗“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632~647）时有之，至于此盛焉”^④。可见，中国的茶早在公元七世纪前半叶已经传到朝鲜南部，到九世纪前半期更加盛行。这是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很好例证。

商品的交换要依赖商人为媒介，中国的商人将纸张、丝绸、瓷器等大批货物从唐朝运至新罗，新罗的商人也将人参、青瓷、木炭等大批货物从新罗运至唐朝。9世纪唐朝、新罗海上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唐朝、新罗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是唐朝、新罗交往的桥梁，为唐朝、新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架起了友谊之桥。

【参考文献】

- [1]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0,东夷传[M].北宋.
- [2]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赞[M].北宋.
- [3]王溥.唐会要,卷93,新罗条[M].北宋.
- [4]李洞.全唐诗,送韦太尉自坤维除广陵[M].清,扬州:曹寅,彭定求,等.1707.
- [5]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6.
- [6]李宗勋.朝鲜学—韩国学丛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7]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78.
- [8]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55.
- [9]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55.
- [10]金富轼,等.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记·兴德王[M].朝鲜,1145.

(责任编辑 陈桂艳)